

网络流行构式“那很X了”的互动构式语法研究

李冰冰, 谭方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要

本文基于互动构式语法理论, 对网络流行构式“那很X了”展开系统研究。该构式通过构式压制驱动变项“X”适配评价框架, 并在互动中呈现正面、负面、中性及协同表达等多类评价立场。研究重点分析了该构式在言内与言外的多重互动机制, 并且进一步探讨了该构式的构式化过程及其在网络语境中的功能表达特征。本文揭示了该构式在语法与语用层面的互动本质, 为理解汉语网络流行构式的动态形成与交际功能提供了个案支持。

关键词

“那很X了”, 互动构式语法, 评价立场表达, 构式压制

An Interactional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the Internet Popular Construction “Na Hen X Le”

Bingbing Li, Fangfang T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May 25, 2026; accepted: July 17,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framework of Interactional Construction Grammar,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nternet popular construction “Na hen X le”. The construction employs constructional coercion to drive the variable “X” to fit into an evaluative frame, and displays multiple evaluative

stances in interaction, including positive, negative, neutral, and collaborative expressions.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multiple interactional mechanism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the linguistic domai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its functional features in the online contex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eractional na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at the grammatical and pragmatic levels, providing a case study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 Chinese Internet popular constructions.

Keywords

“Na Hen X Le”, Interactional Construction Grammar, Evaluative Stance Expression, Constructional Coerc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社交的普及,汉语中涌现出大量具有简约化、主观化特征的新型构式,“那很X了”便是其中典型代表。该构式最早可追溯至新疆博主马木提,视频里他的普通话不太好,经常说出一些词不达意,甚至晦涩难懂的中文,有次他在开导一位网友时使用了“那很好了”这样的句式(抖音,2024-04-01),其词不达意的表达因幽默反差引发模仿。如今,“那很X了”构式已广泛分布于微博、抖音、哔哩哔哩等网络社交平台,成为青年群体表达主观评价的核心句式。

施春宏(2016)认为,就构式语法乃至一般的语言研究而言,无论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还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而且需要以“互动”为基本的立足点和最终的研究目标[1]。然而,现有研究对该构式的“互动”探讨仍较为缺乏,尤其是在其评价立场表达、构式义的互动机制、构式化过程及功能表达等方面尚待深入。本文基于互动构式语法理论,结合自建语料库,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那很X了”的构件与构式整体义是怎样的?(2)“那很X了”是如何通过构式压制实现其评价功能的?其评价立场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型?(3)“那很X了”的构式义是如何在言内与言外互动中形成的?(4)“那很X了”的构式化过程及在网络语境下的功能表达特征是怎样的?

本文语料主要来源于新浪微博、抖音、哔哩哔哩、小红书等国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语料收集的时间范围为2024年4月至2025年10月。检索关键词包括“那很”“那很X了”等,并辅以人工逐条筛选。筛选标准如下:(1)形式上必须包含“那”“很”“了”三个固定成分,且变项“X”位置为非固定成分;(2)语义上整体表达言者对前序话语或情境的评价立场,而非客观陈述;(3)用于真实网络互动语境中,且具有可辨识的对话回指关系。依据上述标准,共获得有效语料110余例(其中部分语料来自同一多轮互动中的多条回复,均单独计数)。语料按平台分类标注,并对典型用例进行转写与必要的语境说明。

2. 构式的界定与构件特征

2.1. “那很X了”构式的界定

根据Goldberg(1995)对构式的经典定义:“C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一意义的配对体(F_i , S_i),且C的形式(F_i)或意义(S_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时,C便是一个构式”[2]。以此为标准,网络流行表达“那很X了”可被明确界定为构式。以具体语例为证:

(视频内容为电视剧《欢乐颂》中关雎尔的相亲对象请客向服务员点餐时采用中英夹杂方式表达的片段, 以下为评论区出现的对话)

(1) A: 在下对英语也是略知 one two 的

B: 那很 one two 了(抖音, 2025-06-28)

从形式上看, “那很 X 了”由指示代词“那”、程度副词“很”、变项“X”及句末语气词“了”构成固定框架。例(1)中变项“X”为“one two”, 从意义上看, B 的回复并非客观陈述“那(指 A 的英语水平)在‘one two’程度上很高且发生了变化”, 而是借助该表达式对 A 的戏谑式自嘲行为做出即时性的主观评价——既认可 A 使用“略知 one two”这一中英夹杂表达方式的幽默效果, 又以一种略带讽刺或调侃的立场强化其“刻意拼凑”的语义色彩, 整体传递出“你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很做作”的评价功能。这一整体意义无法从“那”“很”“了”的常规语义与句法组合中严格预测, 因为按照常规规则, “那很 one two 了”为不合语法的组合(“one two”作为数词短语无法被程度副词“很”修饰), 但构式通过压制机制强制将“one two”转换为一个具有评价属性的类性质义(即“像‘one two’那样刻意、不自然的中英混杂表达”)。同时, 该表达式也不等同于“那 + 很 X + 了”的一般陈述句式, 其核心功能是对话语前序内容做出立场性回应, 具有交互主观性与构式特有的评价立场表达功能。因此, “那很 X 了”符合形式一意义非预测性配对体的条件, 且在网络社群中高频使用, 应被界定为一个独立的语法构式。

据此, 本文将“那很 X 了”构式整体义概括为: 言者针对当前互动语境中的触发信息(前序话语、行为或情境), 以简洁、突显的方式指出该信息具有变项“X”所指涉的典型特征, 并且认定这一特征已达到某种无需赘言的程度, 同时传递言者的主观立场。

2.2. “那很 X 了”构式的构件特征

2.2.1. 常项特征

“那很 X 了”作为半图式构式(施春宏、马文津、郝瞰 2024), 其形式为“那很 X 了”, 其中“那”“很”与“了”为常项, 分别承担话题回指、凸显主观评价立场与状态确认功能[3]。

常项“那”具有话题回指功能, 指代上文话题, 话题可为事件, 例如:

(2) A: 梦想是当健美教练吗

B: 那很好了(抖音, 2025-04-23)

话题可为事物, 例如:

(3) A: 小时候以为富士山上全是苹果

B: 那物产很丰富了(抖音, 2025-01-31)

话题还可为状态, 例如:

(4) A: 传出河南我嘎巴躺这

B: 那很酥脆了(抖音, 2025-07-02)

由此可见, “那”具有话题回指功能, 避免重复表述。此外, “那”作为指示代词, 具有强互动性, 其功能不仅限于回指上文话题, 更在于建立共同注意焦点, 增强交际双方的语境共享。

与“很 X 了”或“很 X”相比, “那”的使用使得评价更具现场感与对话连贯性。以例(2)为例进行对比:

有“那”: A: 梦想是当健美教练吗→B: 那很好了

无“那”: A: 梦想是当健美教练吗→B: 很好了/很好

后者虽语法正确, 但缺乏对前述话题的明确指代, 互动性减弱, 表达显得突兀或脱离语境。因此, “那”在构式中承担了衔接话轮、明示评价对象的互动功能。

常项“很”为程度副词, 此处非单纯表“程度高”, 而是突显主观评价立场, 例如:

- (5) A: 我妈看了我的期末成绩问我: 这个分能上 911 吗?
B: 911 吗? 那很紧急了(哔哩哔哩, 2025-06-08)

“那很紧急了”的“很”并非客观描述紧急程度的高低, 而是作为一种评价强化标记, 突显言者认为该误读所具有的“紧急”联想已达到显而易见的、不容争辩的程度, 从而传递出调侃式认同立场。

句末语气词“了”: 依附于谓语之后, 表“事态确认”, 例如:

- (6) A: 生活千疮百孔
B: 那很透气了(微信公众号, 2025-09-12)
(7) A: 刚租了一个没有燃气灶的房子, 博主做啥我吃啥了现在
B: 那很有营养了(哔哩哔哩, 2025-07-14)

两个例句中句末语气词“了”的作用均为事态确认, 即言者将变项“X”(“很透气”“很有营养”)所承载的评价断言为一种已成立、无需再辩的状态, 从而增强构式的肯定性语气与交互主观立场。

2.2.2. 变项特征

“那很 X 了”构式中, “X”为变项, 可根据语境填充形容词、动词性成分、名词性成分等, 具备描述性语义特征。

本文对搜集的语料进行了统计, 变项“X”的成分类型分布情况见表 1:

Table 1. Constituent types of “X” and their proportions
表 1. “X”的成分类型及其所占比例

“X”的成分类型	语料数量	约占比例
形容词	71	64.5%
动词性成分	29	26.4%
名词性成分	6	5.5%
其他	4	3.6%
总计	110	100%

基于上表可看出:

“X”的成分类型中形容词占主导(64.5%): 体现构式“描述话题属性”的核心功能, 例如:

- (8) A: 你还笑, 他们平时用鸡腿打电话联系
B: 那很可怕了(抖音, 2025-06-30)

“那很可怕了”中“可怕”描述“他们平时用鸡腿打电话联系”的属性。
动词性成分次之(26.4%), 多为“有 + 名词”“会 + 动词”结构, 表“具备某能力/状态”, 例如:
(推文标题为“那很坏了”是什么梗, 以下为评论区对话)

- (9) A: 这和英语常出现的 That’s too bad. 不是一个意思吗, 外国人都更直爽些?
B: 那很会翻译了(微信公众号, 2025-02-20)

“那很会翻译了”中“会翻译”表“具备翻译能力”。
名词性成分较少(5.5%), 需依赖构式压制实现评价义, 例如:

(10) 帖子内容: 等咱有了钱, 雅思报两场: 正常考一场, 另一场问考官 can you speak Chinese?
评论区: 那很逆向思维了(小红书, 2025-07-17)

“那很逆向思维了”中“逆向思维”本为名词短语, 被构式压制为“言者认为此办法灵活变通得不现实且持调侃性认可立场”的评价义。
其他成分罕见(3.6%), 多为一些复合短语或成语, 例如:

(11) A: 小时候以为我今年属蛇明年属马
B: 那很千变万化了(抖音, 2025-01-31)

3. “那很 X 了”构式的立场类型分析

Du Bios (2007)将立场类型分为认识立场、评价立场、情感立场三类, 评价立场指说话人对某一对象做出价值判断[4]。方梅、乐耀(2017)也指出汉语中一些构式可以用于表达话语立场, 它们在传递命题内容的同时, 也传递言者的主观评价[5]。评价所体现的人际互动功能是语言的基本功能之一。基于上文分析, 我们认为“那很 X 了”是一个主观评价构式, 因此可以表达评价立场。方迪(2018)认为立场的正面与负面不是关涉命题内容本身, 而是相对于对方立场一致还是不一致。如果与对方一致则是正面立场, 与对方不一致则是负面立场[6]。我们从“认同一致性”角度对语料进行分类, 揭示说话人对前述话语的立场类型, 分类情况见表 2:

Table 2. Stance type analysis of the “Na hen X le” construction
表 2. “那很 X 了”构式的立场类型分析

立场类型	说明	例句
正面立场	说话人完全认同前述内容, 评价方向一致	(12) A: 小时候以为女的太爱一个男的就会自动生下孩子 B: 那很爱了(抖音, 2025-01-31)
负面立场	说话人表面认同, 实则否定	(13) A: 小时候以为世界上只有中国、美国、英国和俄罗斯 B: 那很有认知了(抖音, 2025-01-31)
中性评价立场	评价不带明显情感倾向, 多为客观描述	(14) A: 没事哒(配图身份证名字叫做“芦荟”) B: 那很有天然治疗功效了(小红书, 2025-07-06)
协同表达立场	说话人并非认同命题本身, 而是对前一说话人所陈述的命题内容进行创造性解读与评价, 从而在互动中共同构建出一种新的、超越字面的意义	(15) A: 小时候以为每个视频播放一次就要重拍一次, 吓得我不敢多看, 怕累着他们 B: 那很贴心了(抖音, 2025-01-31)

从以上例句中可以看出, “那很 X 了”是回应性话语。在它的典型语境——对话中, 它总是处于后一话轮, 并且它与之前的话语有强烈的关联以及依赖。例(12)中说话人 B 并未质疑说话人 A 童年想法的真实性, 而是顺应其情感逻辑, 将“自动生孩子”理解为“爱”的极端表现, 从而与说话人 A 的立场达成一致, 属于正面立场; 例(13)中说话人 B 的回应在此语境中被赋予了调侃意味, “那很有认知了”其实暗示的是说话人 A 的童年认知比较幼稚, 通过表面顺应、实则调侃的方式与说话人 A 的命题内容保持不

一致, 属于负面立场; 例(14)中说话人并未对说话人 A 的命名行为表达情感倾向, “那很有天然治疗功效了”是基于百科知识进行的中性陈述, 属于中性评价立场; 例(15)中说话人 B 并未评价说话人 A 童年认知的真假, 而是对说话人 A 当时的心理与行为进行创造性解读, “怕累着他们”被重构为“贴心”的表现, 此类回应跳脱出命题真值判断, 在互动中共同建构出一个新的、积极的意义层面, 属于一种高阶的协同立场表达。

4. “那很 X 了”构式的多重互动机制

施春宏(2016)指出: “一切大大小小的、或具体或抽象的构式, 都处于各种互动关系之中, 既包括语言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的互动关系, 也包括语言之内与语言之外的互动关系” [1]。言内互动关注构式内与构式间的形义关系, 主要发生在语法层面; 而言外互动关注构式的形义与语境的互动, 主要发生在语用层面(魏在江、张英 2022) [7]。“那很 X 了”作为网络新兴构式, 其生成并非偶然, 而是“构式压制”“主观化”“网络交际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言内互动中, 构式通过压制机制使“X”适配评价框架; 在言外互动中, 认知简化、轻社交需求与多平台传播推动其构式化进程。

4.1. “那很 X 了”的言内互动

施春宏(2016)指出: 构式体的互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构式中不同组构成分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是构式和组构成分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是不同构式之间的互动关系[1]。目前构式语法所关注的互动更多地集中于构式和组构成分这两种构式体之间的互动。其中, 构式语法中的“压制”指当构件与构式义不兼容时, 构件义适配构式义。“那很 X 了”的主观评价义, 正是通过“构式对 X 的单向压制”与“构式-构件的双向互动”实现的。

4.1.1. 构式对 X 的单向压制

先看两个例子:

(16) A: 火腿我只吃 double 汇的 King 中 King

B: 那很 delicious 了(抖音, 2025-06-26)

(17) 那很研究生了(自用语料, 2025-07-19)

例(16)中的“delicious”本为形容词“美味的”, 但被构式“那很 X 了”压制后, 其评价对象发生了转移: 不再指向火腿的口感, 而是指向 A 前文所述“double 汇的 King 中 King”这一戏谑化的表达行为本身。压制后产生的评价义为“言者认为 A 的说话方式有梗、幽默且对此持调侃式的赞赏态度”; 例(17)中“研究生”本为名词, 无法受“很”修饰, 但在构式压制下, 临时获得形容词属性, 表示“符合研究生特征”。

4.1.2. 构式与构件的双向互动

施春宏(2014)提出构式压制是构式提出条件(招聘)、构件展示潜能(求职)的双向互动[8]。“那很 X 了”的形成正遵循这一机制:

构式的“招聘条件”需 X 具备描述性语义特征, 能与主观评价框架适配。例如构式“招聘”可描述话题属性的 X, “好、坏、有生活”等成分因具备这一潜能, 成功“求职”进入构式; 而无描述性的成分(如“桌子、跑步”)则无法“求职”(*那很桌子了、*那很跑步了)。

构件的“求职潜能”体现为 X 通过隐喻、转喻展示适配性。例如“那很有生活了”中“生活”通过转喻“生活中的常见场景”, 适配构式的评价框架; “那很绝了”中“绝”通过隐喻“极端优秀”, 适配构式的高程度评价需求。双向互动使构式与构件形成稳定的形义配对。

4.2. “那很 X 了”的言外互动

“那很 X 了”构式必须放在语境中去理解,脱离语境则无法准确理解它的构式义。我们认为“那很 X 了”的主观评价义之所以能快速浮现并传播,受到了认知、社交与平台适配多方面的影响。

4.2.1. 认知动因

人类认知具有简化复杂信息的倾向。“那很 X 了”将“话题描述 + 主观评价”简化为固定框架,符合认知简化需求。例如:

(18) A: 小时候以为面包车里全是面包

B: 那很馋了(抖音, 2025-01-31)

说话人回答时无需详细对方描述“童年误以为面包车里有面包的渴望”,仅用“那很馋了”便可将已有信息包装为“童年认知 + 主观感受”,简化表达流程。

“那很 X 了”构式还可将不同维度的评价归入同一框架,形成评价范畴。例如:

(19) 那很绝望了(情绪)

(20) 那很有手段了(能力)

(21) 那很落后了(状态)

三句均通过“那很 X 了”实现主观评价的范畴化,降低认知负担。

4.2.2. 社交动因

当代青年在网络社交中追求“高效、低负担”的“轻社交”,“那很 X 了”恰好适配这一需求。例如:

(22) 这个互联网真的害了我,我现在的表达能力就这样:愤怒:那很绝望了;紧张:那很坏了;喜欢:那很好了;开心:那很棒了;惊讶:那很奇怪了;害怕:那很难了(微博, 2025-05-28)

说话人用同一构式表达不同情绪,听话人可快速捕捉情绪倾向,实现低成本共鸣。

另外,“那很 X 了”还可以表达委婉的诉求。如知乎语料“当你给孩子说你当年有多苦时,‘那很有生活了’的潜台词是‘这个梗还没说够吗’”(2025-04-22),孩子用“那很有生活了”委婉抗议父母的重复唠叨,既保留父母体面,又划出心理边界,符合轻社交的低冲突需求。

4.2.3. 传播动因

“那很 X 了”的快速传播,得益于“模因复制”与“多平台适配”。构式以“常项固定 + 变项开放”为模因核心,便于网友模仿创新。例如“那很好了”(源头模因)→“那很有生活了”(变体)→“那很 one two 了”(创新变体),模因复制使得该构式能够快速覆盖各平台。另外,“那很 X 了”构式简洁短小,可以适配不同平台的传播特性,多平台适配扩大了构式的传播范围(具体特征下文会有表格来作说明)。

5. “那很 X 了”的构式化与功能表达

蔡淑美、施春宏(2022)将构式变异分为“构式用变”和“构式演变”两个阶段。“构式用变指构式基于特定交际群体、关系、场景等方面的变化而发生的形式或意义的变化,处于用变中的构式尚未定型为构式库中的具体构式;构式演变则指基于构式用变的反复进行而产生了形义匹配关系的规约化,并定型为构式库中的具体构式”[9]。“那很 X 了”自出现以来,经历了“构式用变”和“构式演变”的构式化过程,同时在功能上形成了多场域分布、多手段协同的特征,成为网络交际中的流行评价构式。

5.1. “那很 X 了”的构式化

程度副词“很”的规约化用法为：副词 + 形容词(很好、很正常)，但是随着语言的发展，有的名词也可以临时出现在这个构式中形成特殊的构例，这些现象在产生之初就是“副词 + 形容词”构式的用变，等到“很逆向思维”“很研究生”等表达逐渐定型为一种特殊的组合方式“副词 + 名词”，此构式就完成了从构式用变到构式演变的过程，也就是构式化。在这个过程中，副词“很”不仅可以修饰形容词和名词，也可以修饰动词性成分(那很有生活了)以及其他成分(那很分得清了)。被修饰的成分和形容词有一个共同点：都带有描述性语义特征。“那很 X 了”构式的用变呈分散性分布，网友在网络交际时的具体语境影响了构式中“X”的成分类型。

5.2. 功能表达

5.2.1. 言语场域

“那很 X 了”的使用场域高度集中于网络语境，且在不同平台呈现适配性分布特征，这与各平台的交际功能、用户行为习惯直接相关，见表 3：

Table 3. Use contexts and proportions of “Na hen X le”
表 3. “那很 X 了”的使用场域及其所占比例

言语场域	语料数量	占比	平台功能适配性	典型语料示例
抖音(弹幕、评论)	45	40.9%	即时互动、短视频场景，需“简短反应”	(23) A: 你爸爸好像喜欢你妈妈 B: 那很稀奇了(抖音, 2025-03-28)
小红书(帖子、评论)	33	30%	生活分享、轻松调侃，需“场景化评价”	(24) A: 站在门口大喊，这谁拉的也不冲，然后走出去 B: 那很机智了(小红书, 2025-05-25)
微博(评论、话题)	9	13.9%	热点讨论、情绪表达，需“快速站队”	(25) 申公豹：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石矶娘娘：那很漂亮了(微博, 2025-02-04)
哔哩哔哩(弹幕、评论)	15	8.1%	视频吐槽、亚文化交流，需“幽默共鸣”	(26) 视频标题：夜里做了美丽的饿梦 弹幕：一点点啊，那很好喝了(哔哩哔哩 2025-07-03)
知乎(问答、评论)	5	4.5%	观点讨论、委婉回应，需“理性调侃”	(27) A: 我们下周要期中考试了 B: 那很有生活了(知乎, 2025-04-22)
微信公众号(评论)	3	2.7%	文章反馈、观点补充，需“简洁评价”	(28) A: 最后一段建议当做歪果仁中文阅读理解十级考试内容 B: 那很难懂了(微信公众号, 2025-02-26)

从分布规律可见：抖音、小红书是该构式的核心场域(合计占比 70.9%)，原因在于这两个平台以青年用户为主、生活场景为核心、即时互动为特色，与构式的主观化、调侃化、简约化特征完全适配；而微信公众号、知乎占比低，因前者侧重深度阅读，后者侧重理性讨论，对碎片化评价构式的需求较弱。

5.2.2. 句法共现

“那很 X 了”并非孤立使用，常与语气副词、语气成分搭配，有时主语会出现，有时某个构件会被替换或省略，形成多成分协同的表达模式，进一步强化主观评价功能。

1) 与语气副词、范围副词同现

与语气副词“真是”“真的”“确实”，范围副词“就”同现时，强化主观确信度。当“那很 X 了”

前加“真是”“真的”“确实”和“就”时,说话人的主观确信度显著提升,避免评价的模糊性。例如:

(29) A: 因为我闻了一下是鸟屎

B: 那真是很有生活了(微博, 2025-04-09)

(30) A: 谁懂啊, 想看你到底迟没迟到, 结果地铁坐过站了, 然后迟到了

B: 那真的很有生活了(抖音, 20025-07-07)

(31) A: 梦到偶像亲了我一口, 太幸福了

B: 那确实很幸福了(自用语料, 2025-07-06)

(32) 视频标题: 谈恋爱不搞抽象那多没意思啊

弹幕: 那就很有生活了(抖音, 2025-06-22)

例(29)、例(30)两例中的语气副词“真是”和“真的”强化这件事符合“有生活特征”的主观判断,比单纯“那很有生活了”更具肯定性;同理,范围副词“就”出现在“很”之前,强化了说话人对当前评价的确认语气和主观确信度,是说话人具有一种强烈的认同和断言的表现;

例(31)的“确实”削弱评价的随意性,增加基于事实的认同感,使主观评价更显真诚。

2) 与语气成分同现

与语气成分“哈哈哈哈哈”同现。缓和调侃的攻击性构式的“调侃功能”常伴随“哈哈哈哈哈”,通过笑声来弱化调侃的潜在攻击性,维持社交和谐。例如:

(33) A: 小鹿看似去救他, 实际是把灯光引过去让所有人看着高瀚宇出洋相哈哈哈哈哈

B: 那很恶毒了哈哈哈哈哈(抖音, 2025-08-04)

(34) A: 之前家教的学生能上一个小时厕所, 我就负责在外面大声讲知识点重复知识点

B: 那很有劲儿了哈哈哈哈哈(小红书, 2025-08-15)

“恶毒”本为负面词,但“哈哈哈哈哈”的加入将其转化为玩笑式调侃,避免被解读为恶意批评;“有劲儿”表示有趣但夸张,“哈哈哈哈哈”强化了说话人幽默感,符合小红书轻松分享的氛围。

3) 主语的出现

先看以下三个例子:

(35) 我现在特别难受我以为的撕拉片是拍完工作室发一下结果是专属撕拉片吗那我眼红了(微博, 2025-07-11)

(36) A: 像夏天一脚踩进了小溪里, 好降温的歌声

B: 那感觉很舒服了(抖音, 2025-06-21)

(37) 视频内容: 吐槽空姐培训机械化, 总有旅客很科幻但培训内容并未告知相关情况该如何处理, 要求空姐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弹幕: 那执行力很强了(哔哩哔哩, 2025-08-02)

“那很X了”构式在对话中通常不出现形式上的主语,这并非简单的语法省略,而是其作为高度语境依赖的互动构式在特定语篇模式下的必然表现。基于此,我们作以下分析:

例(35) A(言者): [我以为的撕拉片是拍完工作室发一下结果是专属撕拉片]这件事→B(言者): 那(我)很眼红了。

例(36) A(言者): [像夏天一脚踩进小溪里的降温歌声]这个描述→B(言者): 那(感觉)很舒服了。

例(37)视频内容: [空姐培训的机械化结果是难以应对客人提出的科幻要求但仍需空姐及时处理突发情况]这种行为→弹幕: 那(她的执行力)很强了。

“那很 X 了”中的“那”作为一个话题回指代词,其核心功能就是替代并锚定整个前述事件或状态,从而使得评述部分“很 X 了”能够直接附着在这个已被激活的已知信息上,无需再赘述主语。当然,这三个例子中主语出现了,也能让除对话双方的第三方更能清楚评价的主体是谁。

4) 构件的替换与省略

(38) 视频内容: 博主让自家小猫帮忙舔自己的针织上衣。

视频标题: 这很难舔了(抖音, 2025-05-31)

(39) 我笑的脸部肌肉拉伤, 轻微骨头错位, 这边急诊建议我看牙医, 牙医给我打了两针瘦脸针

B: 那非常好看了(抖音, 2025-06-12)

(40) A: 完蛋了, 要爱他一辈子了

B: 那很幸福喽(小红书, 2025-06-29)

(41) A: 我昨天也被辞了, 那么点工资嫌我干得慢

B: 很命苦了(小红书, 2025-07-19)

在例(38)中, 博主使用“这”而非“那”, 拉近了评价者(博主自己/观众)与所述事件(小猫舔针织衫)的心理距离。这种替换产生了一种“现场直击”的修辞效果, 仿佛将这一棘手、滑稽的场景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 增强了叙事的即时感和代入感。这表明了指代词的选择并非任意, 而是与说话人的视角定位和情感介入程度密切相关。例(39)中, “非常”替换了“很”, 显著提升了评价的程度。结合语境(脸部肌肉拉伤却被误打瘦脸针), 这种超量级的评价构成了强烈的反讽意味。这种替换不仅是语义程度的加深, 更是一种语用策略, 通过“夸大其词”来强化调侃或讽刺的幽默效果, 体现了构式为适应特定修辞目的而表现出的灵活性。例(40)中的“了”被替换为“喽”, “喽”是一个带有轻松、调侃乃至一丝起哄意味的语气词。它的使用, 使得原本中性的状态确认“那很幸福了”, 转变为一种活泼、亲切甚至略带戏谑的评价, 完美适配了小红书平台轻松、生活化的社区氛围。这种替换反映了构式在实现人际功能时, 对交际语气和情感色彩的精细调控。例(41)中, 虽然“那”被省略, 但结合 A 的话轮(被辞了), 评价对象“当事人”依然清晰可辨。这种省略变体“很 X 了”是构式高度语法化、规约化的结果, 它依赖于对话双方共享的语境知识, 实现了最简形式下的高效沟通, 常见于快速交替的对话序列中。

6. 余论

本研究从互动构式语法的视角出发, 对“那很 X 了”构式进行了系统分析, 揭示了其在语法、语用及传播层面的互动本质与形成机制。本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个案描述, 更在于为理解汉语网络流行构式的系统性、动态性及其背后的社会认知动因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语料支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该构式在跨方言、跨媒介语境中的变异与传播, 或与其他评价构式进行对比, 以深化对汉语网络流行构式系统性与动态性的认识。此外, 构式化过程中的语义泛化、情感色彩变化等问题也值得持续关注, 为汉语构式语法研究提供新的语料与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

- [1] 施春宏. 互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及其研究路径[J]. 当代修辞学, 2016(2): 12-29.
- [2]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 施春宏, 马文津, 郝瞰. 关于半图式构式研究的若干思考[J]. 语言、翻译与认知, 2024(1): 17-46, 152.
- [4] Du Bois, J.W. (2007) *The Stance Triangle*. In: Englebretson, R., 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39-182.

- [5] 方梅, 乐耀. 规约化与立场表达[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6] 方迪. 互动视角下的汉语口语评价表达研究[D].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 117-118.
- [7] 魏在江, 张英. “X 是行走的 Y”的互动构式语法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6): 49-58, 145-146.
- [8] 施春宏. “招聘”和“求职”: 构式压制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J]. 当代修辞学, 2014(2): 1-11.
- [9] 蔡淑美, 施春宏. 论构式用变和构式演变[J]. 当代修辞学, 2022(2): 58-73.